



人世间

□水森

一

◇在不断成长成熟,日益成才成功的道路上——何惧万夫当关,就怕自己改弦更张;何惧惊涛骇浪,就怕自己畏难怯场。

◇真想干的事情,再大的险阻也能想出千方百计去克服;不想干的事情,再小的困扰也能找出千言万语当借口。

◇做事情,难在立志,贵在坚持。要坚定信念,砥砺前行,攻坚克难,一往无前!

◇宁可总是流血流汗,也不要疑神疑鬼,更不要轻易流泪“流产”;宁可偶尔痛哭流涕,也不要灰心丧气,更不要随意终结放弃。

◇有两句话是很灵验的:不经历风雨,怎能见到彩虹?! 不走过低谷,怎能攀登高峰?!

二

◇每人每天都要路演行走人间的剧目,依托昨天基础,立足现实起步,追逐梦想上路,中间过程都是辛勤付出。

◇人生路上,心情好坏全都取决于自己面对事态如何对待!

◇笑着得失,在什么不公面前都能坦然释怀;举重若轻,在什么障碍面前都是蓝天白云;心胸透明,在什么处境面前都是春暖花开。

三

◇一条路,曲曲弯弯有宽有窄有短有长,一头连着日落,一头连着日出,白天行走,夜晚停留,这就是我们的生道路。

◇每个人一生都在思考,究竟该如何行走这条道路,应该迈出什么样的脚步,到底要留下怎么样的记录?

◇有的人自始至终稳健举步,一直平稳安全地走过终点尽头;有的人颠逆交替、踽踽漫步,或者曲折全程或者退场中途;有的人劈荆斩棘砥砺前行,一生大道直行、坚定从容,身后追随者众、秉持继承!

四

◇人世间,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,一把尺,起码都会运用“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”的公式,将心比心、度己量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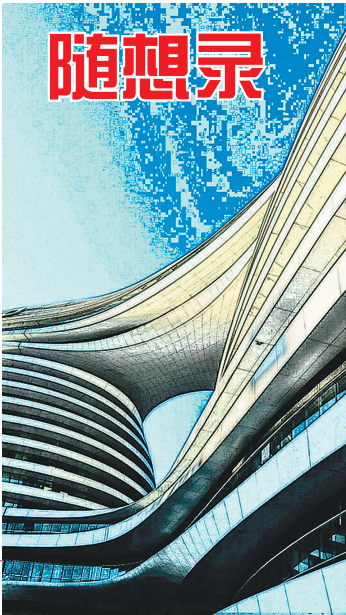
◇人世间,天天都在上演一部戏、悲喜剧,多行不义必自毙,多行善举好事多!

◇人生本不复杂,复杂皆由人生!吃得香,睡得沉;笑得出,走得动。不去自寻烦恼,只管一心向好。

五

◇有的人活得太自我,他/她处处以我为中心,一事当前“我”字为先,不论是大大是非,还是蝇头小利都“寸土必争”“寸步不让”,什么事都斤斤计较。

◇一个人心里只装着自己,就会变得自私自利,对于他/她而言——根本谈不上大公无私、公而忘私;他/她轻者毫不利人、专门利己;他/她重者假公济私、损人利己;更有甚者还贪赃枉法、牟利害己。



昨天,老公接到出生时险些夭折的表哥家孩子结婚的喜柬,他的表哥“大脑袋”将婚宴订在了老家太华村。我和老公开车奔向那个小村。一路上,我愁肠百结:怎样才能不让自己的爱车在乡路上受“委屈”?车子下了高速,拐进乡村路上时,我一度郁闷的心渐渐明朗起来。水泥路,平平稳稳;乳白瓷砖墙、红瓦房盖、蓝色栅栏,一家挨着一家,让人耳目一新。商店、饭店门前村民进进出出,欢声笑语。老公不自觉加快了车速,车子不一会儿就驶入了婚宴的饭店。看到乡村公路旁停泊着几十辆小轿车,还有客运站站,带着标志的出租车,我是感慨万千。

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,我第一次来这个小村。下了绿皮火车,老公拽着我跟着人群向火车道后面的小路跑。跑了十多分钟,我气喘吁吁停下,才发现在高低不平的庄稼地旁停着几辆三轮车。人群蜂拥着往车上挤。在老公的带领下我也挤上了三轮车。车厢明显是改装的,棚顶安有一只电灯泡,四周没有窗户,两旁固定着两条长木凳。上车的人都往木凳上挤,实在没地方就蹲在中央。看着车上再也挤不下了,三轮车司机也不顾后面人的呼喊,哗啦一声关上车厢的门。漆黑的夜色,封闭的空间,大有一种被绑、被困的感觉。意识决

定行动,我“腾”地从长条凳子上站起来,也不顾头磕车棚的疼,用力拍打着车门:“放我出去,放我出去……”

八里路,眼泪飘飞。下车后又被路上一块莫名的石头崴了脚。到了家,得知原委的婆婆,又是心疼又是笑。她说:“现在的日子,是一天比一天好;人啊,是一代比一代幸福。”她一边帮我揉着脚,一边说起了她曾经的出行经历。

1970年代,村里的女人出行都是靠着两条腿。婆婆说,有一年夏季,菜园子里的毛葱苗长得特别好,她就起早摘下进城里卖。早上,天是越走越亮;晚上,天是越走越黑,尤其是在要下雨的夜晚。夜风吹着路两旁的玉米叶子哗哗作响,西边的坟地地不时传出乌鸦呱呱的叫声,让人毛骨悚然;在路上偶尔还会听到窸窣的声音(后来,才知道是附近粮库招来的老



共享文字之美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

奶奶的肖像

□孙莉

白皙、美丽,在她那张标准的瓜子脸上,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,还有她高挺的鼻子和两边上翘中间微厚的标致的唇形,再加上她的杨柳细腰,是那个时代标致的美人。可是,在那个以缠足为美的时代,有的满族人家的女儿为了嫁个好人家,也开始缠足。奶奶是她那个时代没有缠足的少数女性之一,也因此成为嫁不出去的大姑娘,直到山东大汉我爷爷闯关东来到吉林德惠县,娶了小他12岁的我奶奶。

奶奶有着很强的生育能力。她一共生养了12个男男女女,因为疾病夭折,只剩四个儿女。就是这四个儿女,永远地结束了我爷爷之前我家祖先单根传的历史,才繁衍了我们这些后来的子子孙孙。

奶奶在冬天时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,上衣是带大襟的盘着纽扣的衣裳,裤子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大裤腰扎着腿带的,把她的大脚板衬托得更宽大些。在夏天时她穿着的是白色的像丝绸一样质地的上衣,样式却和冬天时的衣服一样。这样的装束,让奶奶走路的步子显得很坚实很有力,干起活来也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。

鼠),吓得她是哇哇大哭,连滚带爬往家奔。幸好遇到了一辆进城卖早玉米的马车,捎带了一段路。后来,要想出门,她就把月前与亲戚、邻居打招呼,结伴走。带好水和食物,天不亮就出发,走得也快,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

到了1980年代,小村出行有了大客车和小客车,每天按照规定时间跑往市里和县城。因为出行的人多,车主也不管是否超员,只要有坐车的就往上拽。如果遇上节假日,车票还可以任由加价。农村过年节,村民们都提着大包小裹地走亲戚。车少人多,凭借节日的喜庆和身上的“重荷”以及外地人的身份,谁还会顾忌着多出的几块钱。如果稍有迟疑,上车可能就没位置,甚至都挤不上车。

婆婆说,那时交通工具不发达,你二娘家的表哥,差点没因此丧了命。表哥本来是在村卫生所出生,可生到一半时因为个头大怎么也生不出来。三娘疼得大叫,卫生所大夫束手无策。三大爷发动所有的亲属找车,可上哪儿去找呢?大冷天的,村子里黑乎乎一片,只有偶尔的狗叫声。后来,不知是谁找来了一辆四轮车,铺上几铺大被,开了一个多小时赶到县医院,在医生“为啥不早来”的厉声训斥后,表哥好歹是生了下来。可因产道的挤压,由此落下了“大脑

奶奶有一个特殊的爱好:用烟袋抽烟。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奶奶用的烟袋杆比我还高,烟袋头上有一个黄澄澄的烟袋锅,烟嘴是汉白玉,每当奶奶抽烟时,她都会把烟嘴一端放在左侧的肩头上,右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在烟管里捏一小缕细碎的烟丝,揉搓成一小团放在铜烟锅里,再用手指压实,再划燃火柴点烟。每当这时,奶奶都很麻利地把烟袋杆从左肩头上移过来,嘴巴很麻利地衔住烟袋嘴快速地吸着,直到烟锅里的烟草燃起红色的烟火。小时候的我就一次次地拿着奶奶的烟袋学着奶奶吸烟的样子,但是,不是烟叶装不到烟袋锅里,就是烟嘴磕破嘴角流出血,没有一次成功过。

奶奶对我这个大孙女总是格外的疼爱。我每次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时,她总会一次次地对我说:“别总忙着学习总忙着工作了,人生转眼就是百年,你趁着年轻,多买些好看的衣服打扮打扮,奶奶赶上了这个好时候,却老了,如果奶奶能年轻三十年二十年的多好啊!”那时的我,就很不懂事理地看着奶奶,看着她说话时美丽的嘴角上扬的两大酒窝,心想:奶奶这么大年纪了,还总感叹着岁

后视镜及其他

□宋烈毅

非常正常的,我不可能一直对生活周围的事物保持极其细微的敏感。我有时是迟钝的,需要有人猛地从后面拍一拍我的肩膀。我喜欢后视镜是因为它能让我不费力气地扭头看后面,我是一个头部动作不多的人。

现在想来,鸟雀们的举动真的精确极了,在我的车子最明亮的地方它们进行了一次“涂鸦”。如果它们是故意的,我认为我的车子后视镜的反光影响了它们的生活了,激起了它们的愤怒。但它们能做到如此精准吗?我不能说我的车子停放的位置恰到好处,只能说我完全把车子停放在树荫里面,完整的树荫正好将它完整地遮住。在这棵松树的树荫最浓密的地方,我的车子得以养护。一棵树和一辆停放在它下面的车子的关系极其简单,它们保持着必要的距离,浓荫充当着它们彼此间覆盖和接触的媒介。树荫是不可摸的一种东西,但它却可以抚摸进入它里面的所有事物,包括我和一辆车子。我从未想过要和一棵树融合在一起,也从未将车子靠在它的身上,但我需要它的光荫漫过来。我也未曾享受过它里面的鸟鸣,它里面本该有鸟的歌声,但我从未欣赏过鸟儿婉转的啾啾。

也许这是一棵沉默的树住着一群不出声的鸟,一棵沉默的树遇到了一群不出声的鸟。我一出门就能看见的就是这棵松树,每天我要和它相遇很多次,每次相遇都是一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相互伫立。上班下班,从某种情形来说就是离开这棵树又

此时,我也理解了,在外发展不错的表哥为啥回乡办喜宴,因为家乡是他的根,家乡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并不比城市差。

龙江故事

袋”的绰号。

婆婆讲述得很平静,我却深深感到了乡村出行的困难。可因为这个小村有了我的挚爱,封闭的接站三轮车阻挡不了我去老公家乡的脚步。

改革的春风沐浴着祖国的每一个角落。2000年以后,老公的家乡也发生了变化,砖瓦房林立,大型农用车买回了家。最让人欣喜的是,接站的三轮车换成了崭新的中型小客车,票价也合理,只要有火车进站,就有接送的车。去往县城的客车也都换了新的,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运输。村民出行不再是难事,火车、客车可以任由人选。

后来,爱人和家人陆续搬到城里,时不时能得到一些家乡人的消息,谁家搞土地承包发了,盖起了小楼;谁家开办厂子,买了小轿车;谁家弄特色种植,日子富了;谁家孩子考进了北京……听着听着,总与记忆重叠,小村的变化真的那么大吗?

“二弟、弟媳,咋才来呢?”身着西装、脑袋微大的表哥,打断了我的沉思,他一把拉着我们就往饭店里走,屋里高朋满座,笑声连连。多年不见的乡亲看见了老公,问长问短,热情无比,这个说,等会儿坐我车去我家抓几只小笨鸡,那个说,等会坐我车去我家聚聚……泪水,几次模糊了老公的双眼。

她的肤色仍然那么白皙,用榆树皮浸润着的没有一丝白发的头发仍然盘着一个漂亮的发髻。那是她用十指当梳,挣扎着坐在病床上的最后的作品。

时光登记簿
shiguangdengjibu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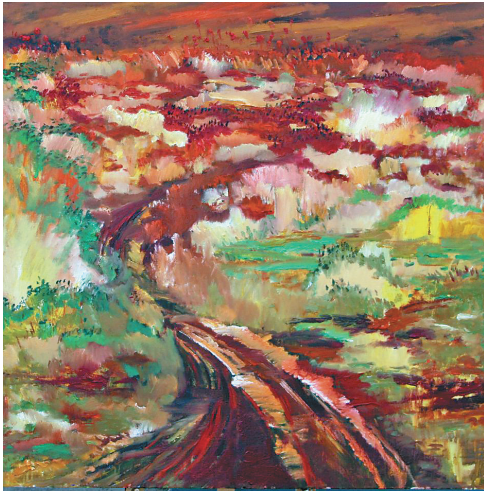
月,如果我活到奶奶的这个年纪,不知道会老成了什么样子呢!每当我回家看望她时,奶奶总是会做我爱吃的酸菜土豆汤。奶奶把土豆切成丝,再把洗土豆丝时沉淀的有些粉红色的淀粉放到锅里,这样的酸菜土豆汤就黏乎乎滑溜溜的,特别好吃。

奶奶爱吃“槽子糕”,爱喝白糖水。这是那个年代唯一的奢侈食品。我工作后第一个月发工资,给她买了二斤“槽子糕”二斤白糖。她舍不得吃,总是拿着这四包东西给邻居们显摆,说她想不到得了大孙女的继。直到“槽子糕”外面长出绿色的霉斑,奶奶才用剪刀削去霉菌,泡在白糖水里吃。

奶奶对新社会总是心生感激。她总会和我一遍遍地唠叨:现在这个社会多么好啊!没有胡子土匪,没有枪男霸女的,没有吃喝嫖赌抽大烟的。现在这年头多么好啊,不受外国人欺负了。

端庄美丽的奶奶消失在1986年的秋天里。在那个万物凋零的日子,78岁的奶奶永远地闭上了她美丽慈祥的大眼睛。尽管奶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,可是奶奶却依然保持着她的美丽端庄。她的肤色仍然

此时,我才注意到,饭店的装修、音响的效果等与城里并无二样;此时,我也理解了,在外发展不错的表



哥为啥回乡办喜宴,因为家乡是他的根,家乡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并不比儿媳父母家居住的城市差。听说,表哥的亲家以为小村出行不便,特意陪送了一辆小轿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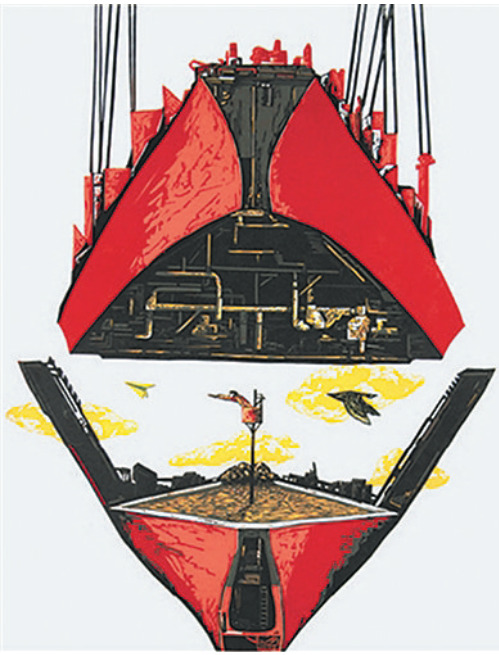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批准你常回老家看看了!”我端起酒杯,对被乡情围绕的老公说。

那么白皙,用榆树皮浸润着的没有一丝白发的头发仍然盘着一个漂亮的发髻。那是她用十指当梳,挣扎着坐在病床上的最后的作品。



从此,我只能一次次地在梦中去寻找奶奶的肖像了。行走在岁月尽头的奶奶,虽然朦胧,却仍然美丽端庄。这是我奶奶永远的肖像。

事物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丝毫的新鲜感,也不令我沮丧,它暂时停留在一种玻璃的平面上,它想要进入镜中



↑《工业时代的选择》 版画 包伯玉

的风景是何其困难。其实它本身就是后视镜上的一种风景,另类的,拒绝和我交谈。

↑《幸福之路》

油画

赵银章

↑《凝固的岁月》

版画

徐成春

生活速写